



《武夷采茶歌》:藏在诗文隐喻中的家国情怀

□吴斌

1901年春,《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台湾举人郑家珍的《武夷采茶歌》。这首看似吟咏茶事的《武夷采茶歌》,实则是郑家珍以茶为盾、以歌为矛,将家国破碎的痛楚织入了闽南歌谣复沓韵律之中的杰作。那些被鹊舌新芽遮掩的,是割台之痛;被采茶女吟唱的,则是春愁般的故土之情。让我们循着九曲溪的茶香,走进这首隐喻诗学的密码,见证郑家珍用载满乡愁的武夷茶歌,在殖民高压下谱写爱国心曲的义举。

茶山即故土:隐喻的诗话密码

郑家珍在1901年1月27日《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的《武夷采茶歌》全文:

武夷九曲溪山幽,采茶歌里散春愁。
春茶采罢春难驻,惟有歌声镇日留。
茶叶尖新如鹊舌,歌韵悠扬同击节。
三三六六都是春,和汝唱予无断绝。
曲复曲兮春出深,采复采兮日将沈。
白日催春容易老,茶歌一阙愁依心。
侬心愁绪多如发,况值武夷春二月。
一寸相思一寸灰,情根莫共茶争发。
昨宵微雨众茶生,九曲溪边绿意平。
忙煞山南山北女,携筐采采不胜情。
一采茶叶青,再采茶枝侧。
三采女心悲,四采慵无力。
愧我红颜命不如,枝枝叶叶皆春色。

栏目编辑刻意在诗歌后留下耐人寻味的评语:“古音锵然,一结余味不尽,有湘妃曲终君山犹青之概。”这首看似寻常的采茶歌,却在台湾日据时期的语境下显得格外突兀,它不写台湾风物,却歌武夷茶山;不道时事变迁,却言春愁难消。为何会出现这种意象疏离的表达策略呢?这就得从郑家珍的生平与创作此诗歌的背景开始说起。

郑家珍(1866-1928),字伯玙,号雪汀,台湾新竹县人,原籍福建南安,其祖辈渡台,在台湾以务农为生。郑家珍幼年入台湾陈世昌私塾就读,努力聪慧,成人后博学多才,诗文算术无不精通,于光绪二十年(1894)考中举人。来年,也即乙未年(1895),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清廷割让台湾(史称“乙未割台”),作为熟读儒家经典,在中华传统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台湾精英知识分子,郑家珍不甘留台的屈辱,毅然携眷内渡,归籍南安。

内渡后思念故土乃人之常情,更何况深受孝道文化熏陶的郑家珍?因此每年春天只要条件许可,他都会回台进行清明祭扫并停留一段时间,与留台的朋友进行文化交流并参与台湾的多个诗社活动。

当时台湾的优秀文人,基本均为经过系统性儒

学教育的儒家学者,受忠君爱国、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等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至深,在乙未割台的重大历史变革中,都希望能以诗文为刀剑,自觉抵制殖民同化,承担起在台赓续中华文脉的历史使命。

洪纏在《重修鹿港文武庙暨书院碑记》中写道:“谋斯文一线之延,非吾儒之责而谁责乎?况台湾涵濡文化二百数十年之深,一旦版图更易而俎豆沿于荆榛、坛坫鞠为茂草,非唯文学之羞,抑又贻有国者之耻也!”连横同样在《栎社同人集序》中表示:“海桑以后,士之不得志于时者,竟逃于诗,以写其侘傺无聊之感,一倡百和,南北并起……文运之存,赖此一线。人物之蔚,炳于一时。诗虽无用,而亦有用之曰。”

然而在当时的台湾,要直接发表抵制殖民同化的诗文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精英文人们都“玩”起了高超的隐喻手法。郑家珍的这首《武夷采茶歌》表面上写的就是武夷茶山的秀丽,以及采茶女的伤春悲秋。但事实上,郑家珍是以美丽的武夷茶山隐喻宝岛台湾的锦绣河山;以采茶女每年春天上山采茶隐喻自己每年清明的归台祭扫;以采茶女的伤春悲秋隐喻自己对乙未割台的深深哀叹。

春愁即国殇:赤子的家国情怀

《武夷采茶歌》的首句“武夷九曲溪山幽,采茶歌里散春愁”,郑家珍在此其实是在开篇明义,意思就是说,我是为了“散春愁”而写这首采茶歌的,那么我郑家珍有什么“春愁”呢?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如此隐晦地表达出了对故土台湾深深的眷恋之情。而接着的“春茶采罢春难驻,惟有歌声镇日留”则隐隐表达出虽然清政府的割台已成事实,但我对故土的歌颂却不会停留,亦即洪纏所谓“谋斯文一线之延”之意。

诗中的“三三六六”指的是武夷山秀丽的九曲溪与美丽的三十六峰,而“三三六六都是春,和汝唱予无断绝”明白地表达出了大陆与台湾血脉相连,希望一脉相承的文化能如诗歌唱和一般永不断绝。诗中无处不在的“愁”意,诸如“茶歌一阙愁依心”“侬心愁绪多如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情根莫共茶争发”等等,更是将其对宝岛台湾难以割舍的故土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诗歌的最后用“一采茶叶青,再采茶枝侧,三采女心悲,四采慵无力”的排比递进,表达出了一介书生对时局变化与割台现状深深的惆怅以及无力之感,以此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深思。最后用“愧我红颜命不如,枝枝叶叶皆春色”作结。在此,郑家珍余味深长地表示了虽然我无能为力,但台湾的锦绣河

山定能不断孕育出杰出的人才,终有一天能完成我辈的愿望,看到统一。无怪乎报纸栏目的编辑要给予“古音锵然,一结余味不尽,有湘妃曲终君山犹青之概”的高度评价了。

全诗在语言艺术上融合了闽南歌谣的复沓韵律,如“曲复曲兮春出深,采复采兮日将沈”,在闽台两地的读者读来,特别有亲切的乡音之感。在意象上以“茶”串联起茶山、采茶女与春愁,并一一对应地隐喻故土台湾,郑家珍自己以及对乙未割台的深深惆怅,实现了“以茶喻史”的独特诗学技巧。

无独有偶,1911年梁启超游台,其间创作了著名的《台湾竹枝词》:“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写男女相思的情诗,可事实上梁启超采用的是“情歌其表,国殇其里”的创作策略,构建了殖民语境下独特的话语抵抗体系,表面上是在描写年轻女子与自己如意郎君之间的无限思念,实则表达的是台湾和大陆不可分割的深情厚谊。梁启超的这首《台湾竹枝词》与郑家珍的《武夷采茶歌》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日据时期,台湾文人通过组织诗社等文人团体,定期举办诗会,创作了大量的汉诗。这些诗歌表面上是吟咏山水风月,实则暗喻家国情怀。例如洪纏在《痛断发》中以“披发欲向中华去”表达回归传统的渴望,而“桃源路绝秦中秦”则隐喻殖民统治下的生存困境;林朝崧的诗作中则常以“孤臣”“遗民”自况,抒发对故土的眷恋等等。

郑家珍的这首《武夷采茶歌》作为此类作品中较早亦是较为典型的作品,对之后的同类文学作品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与引导作用。他们共同以诗文为武器,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在殖民高压下维系着台湾的中华文化命脉,为日据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茶歌不绝,山河长青

从郑家珍的茶歌到梁启超的竹枝词,日据时期的台湾文人以诗为舟,在殖民的惊涛骇浪中摆渡着中华文化的火种。他们以茶喻史,以春愁写国殇,让武夷的每一片茶叶都成为未寄出的家书,让采茶女的每一次吟唱都化作文化的抵抗。当我们在21世纪重读这些诗行时,仍能触摸到那些藏在鹊舌茶芽里的铮铮铁骨,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对苦难的遗忘,而是如湘妃竹上的泪痕,将历史的伤痛淬炼成永恒的青翠。正如报人所评古音锵然,这些茶歌终将成为海峡两岸共同的精神胎记,在枝枝叶叶皆春色的期许中,见证文化血脉的生生不息。

荒野寻茶金秋游

(外三首)

□陈君荷

武夷庐峰山水茶人撰

登顶望金秋,
竹庐秘境幽,
山川秀,放飞郊游,
涧谷泉清淌烟柳,
逝水流,去悠悠。

暮色浓似酒,
一醉始方休,
晚归牛,故土依旧,
人生如茶何所求,
心宽宥,静中修。

鹧鸪天·青荷翠竹绕茶庐

青荷翠竹绕茶庐,
泛舟采莲入画图,
晚霞有意当空舞,
金光漫道汇坦途。

藕白肚,凝香露,
小径叶落如毡铺,
庭廊九曲留客驻,
水榭花都小木屋。

破阵子·寒蝉影消清静多

白露凝霜叶落,
树挂弯月如钩,
夜空云淡星北斗,
寒蝉影消清静多,
薄烟笼残荷。

独倚阑干默默,
喜言对酒当歌,
常把桑榆赋乡愁,
谁能相思随口说,
叹人生离索。

踏莎行·窗外风清月如钩

相思红豆,
长相厮守,
多情不抵营狗苟,
寂寞灯前形影瘦,
窗外风清月如钩。

草径竹楼,
书包背篓,
当年旧景心头过,
小桥流水黄昏后,
同赏花开怜叶落。

秋声(水彩画) 刘鑫作



山水怡情

历代志士仁人,崇尚气节,每每以菊自勉。而且,菊花又与兰、水仙、菖蒲相配,被誉为“花草四雅”,怡情悦性,备受文人骚客喜爱。菊花久负盛名,有诗咏:“秋丝绕舍以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在萧瑟秋风中开放,在寒冬里傲然,绚丽多姿,香馥清幽,令人不由浮想联翩。与其说喜欢牡丹,不如说我更爱菊花。菊花既有谦谦君子之风,又有凌霜傲雪之骨,为人生可以作标尺,为生活可以作调节。

小时候在农村乡下见过绽放的野菊花,渐渐清晰孩提时的记忆。那星点的小花朵在山间田边尽情开放,随风摇曳,柔柔的,有如隐者,笑对人生。村里女孩采摘几枝,灵巧地编织成一个小花冠,戴在头上仿佛变成了人间仙子,沉浸在淡淡的花香里,平添了浓浓的童趣。摘几枝小花带回家插在屋里花瓶上,顿时,花的幽香,秋的清爽弥漫了整个屋子,这没有字的菊花,于是有了醉人的秋情诗意,用手拾起花的郁香,淡泊静远,灵魂随之得到净化而升华。少年不识情,只缘深山处,待看野菊开,不了愁滋味。长大后,每每读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的句子,会无端感动生情起来,欲飞的梦一如菊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孕育之艰,凋零之痛、坎坷之旅、寂寞之情更与谁说。花之灿烂,能有几人守候花开季节。花落之声,能有多少知音去聆听。“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人生如花,送走是那匆匆的流年,尘封是那丝丝的记忆,

闲读菊花

□徐炳书

沉浸心底需要去慢慢回味。选择偏爱菊花,要的是唤醒一种本真。

据说早在3000年前就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之说。菊花在中国十大名花中地位最为重要,其品种多达数千余种,形态各异,千变万化,色彩缤纷,目不暇接。查阅有关图片资料,那绚烂的菊花直教人为之情伤。黄色的菊花金光灿烂,尽显雍容华贵;红色的菊花绚丽夺目,更显热情奔放;白色的菊花淡妆素裹,一副洁清怡雅;绿色的菊花娇羞妩媚,喷发蓬勃生机;紫色的菊花墨荷诱人,彰显清高孤傲。菊花花繁叶茂见精神,富有极高的观赏品位价值,“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在寒意凛然,百花凋零之时,唯有菊花傲然独秀,不屈不挠,可观可赏,可食可药,可茶可品,可叹可佩,“人共菊花醉重阳”,菊花不失为上天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相思。淡去的也许是那悠悠的岁月,然而抹不去的总是一片风景与痴情的记忆。

前些年,也在秋天,朋友从杭州带来两罐杭白菊,知道我平时喜欢抽烟、又会喝酒,肝水盛,胃火大,杭白菊既清凉又能解毒降火气,为我所用颇适。整天因忙于这事那事无暇问津,一搁就是一年光景,一直没去碰它。

一天周末,闲来无事,又觉口干舌燥,突然有品饮朋友送来杭白菊的兴致。只有自己一人,干脆顺手取来玻璃杯冲泡,洗净杯子,用手指轻轻捏一撮菊花丢入杯中,几朵又小又干没有一丝光泽还略有些黑点的菊花投入杯底,显得有些羞怯拘谨。注入沸水,干枯的叶

和花在杯中翻滚,载浮载沉。这菊花一旦有了水的滋润,瞬间就有了灵气,渐渐地舒展,洁白的花瓣静静地绽放,黄色的花蕊朝下,像撑开的小雨伞一样,无拘无束地悬浮在上层,花瓣丝丝舒开,如仙女临风舞蹈。片刻,有数枚小花饱含无限眷恋慢慢沉落,花蕊却换了姿势,仰头朝上,欲语还休,几丝花瓣吸足了水静静飘下,似雪非雪,在杯中游弋。剩下的或残或缺的几枚浮在杯的表面,杯中其余的或侧如醉,或仰如思,或俯如羞,轻轻盈盈,豪放婉约,晶莹透亮。我想这菊花是因了这沸腾的水的热情,才使她们的生命得以重新释放。经过沉淀,杯中很快出色,透过磨砂的玻璃杯,汤色浅绿中泛着微黄,清清亮亮,淡淡清香扑鼻而来,向四周弥漫润泽。啜一口,一分清苦二分清甜七分清凉,沁人心脾。

一人坐在书桌前,一边手持一卷闲书,一边品尝扑鼻菊香,独饮以求神,独品以求趣,把许多劳神之事慢慢褪去,把烦心之事抛却脑后,许多不爽随之淡去,留一半清醒,留一半糊涂随那菊香徐徐飞扬,颇有陶公“采菊”之超脱怡然意境。喝着菊花茶,便让我想起那一朵朵一丛丛的菊花,开在山坳深处,绽放在田埂竹篱,燃情在广场公园,寄情于山水之间,驻足于城市一隅,远离灯红酒绿,喧嚣嘈杂,与世无争,素雅高洁,淡泊宁静。从古至今许多文人骚客为菊动容,为菊倾倒,喜欢有加,仰慕之至也就不足为怪。

走近菊花,亲近菊花,仿佛自己变成大自然中一枚小菊,绽放在秋中。